

續資治通鑑

冊
三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 — —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五月盡上章
困敦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

皇帝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五月甲子提領封樁庫閣蒼舒言

封樁庫錢貫斷爛之數乞對閱支遣帝曰錢積之久必致貫朽趙雄曰陛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帝曰朕不敢妄取所以有此待緩急之用也

戊辰祕書省言故事明堂大禮太史局合差奏祥瑞官一員帝曰豐年爲上瑞不必遣官 庚午蠲四川

鹽課十萬緡

丙戌帝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巢擒

捕誅剿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中不易得也趙雄曰
今日成功皆出宸筭佐初止恃荆鄂大軍陛下令將
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以之破敵佐遂專用本路
鄉兵非陛下明見萬里則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
下必欲旌賞之宜俟佐保明立功之人先下準賞然
後及佐也旋擢佐顯謨閣待制徙知揚州馮湛復元
官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
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關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漏
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窠目不一失於參照州郡
得以容奸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案合催名
色徑行銷豁今請令度支每歲置簿如遇承降指揮
截使名色錢物之數所隸部分候請州申到帳狀卽
關會度支回報方許關帳司驅磨銷豁從之六月

戊子朔金詔更定制條 甲午建豐儲倉 丙申詔

特奏名毋授縣令知縣 戊戌蠲郴州運糧丁夫今

年役錢之半 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

禮於繼母其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

兄弟

〔攷異〕琬炎集載張掄撰李顯忠行狀顯忠元配周氏再醮趙氏繼室王氏子十六人師古爲第九子師說爲第十一子師古

爲王氏所生則未知師說之母誰氏也今從宋史全文書之 帝曰師說兄弟呼母爲侍婢

可謂悖禮其母出財以傾之亦豈爲母之道母子皆

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

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悉赦罪聽其自新庶幾全

母子之情後或不悛卽寘典憲己亥詔有司一無所

問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宣奉恩旨保全顯忠門戶之

意王氏母子感泣見者亦以手加額帝曰此非獨保

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 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

續資治通鑑 一百四十七 宋紀 孝宗紹統皇帝 一一 中華書局聚

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略司討捕之端卿除名勒停梅州編管 是月求四川遺書

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七月癸亥籍

郴州降寇隸荆鄂軍 荆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自

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多蓄積

請密行措置於秋成收儲以備緩急詔周嗣武劉邦

翰廣行收糴其合用倉廩相度措置 辛未金有司

奏擬趙王子實古舊作石古乃今改人從金主不許謂宰相

曰兒輩尙幼若奉承太過使侈心滋大卒難節抑此

不可長諸兒入侍當其語笑娛樂之際朕必淵默泣

之以嚴庶其知朕教誡之意常畏懼而寡過也 中

書舍人鄭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史官館職學館

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差

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息填滿諸郡東宮徹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宮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至雜流廝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有勞開一河道修一牕堰橫被醲賞欲行裁抑詔曰丙之言是也賞行除授積累既多不卽以聞豈所望於忠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李本等皆以失職待罪帝曰謂無罪則不可放罪則丙不自安令依舊供職金密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

甲申臣僚言舊制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其餘則前宰職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以下竝用奏狀近年它司內郡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其間往往詆訐前政陳說己能不知大體請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

如式則令退還并稽攷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瀆聽者略賜施行則人知儆畏各安其分從之是月趙雄等上會要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休進九邱總要送祕書省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產所宜莫不詳備詔特遷一官八月戊子重修敕令言舊時馱馬舟船契書收稅帝曰此等不可刪刪之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害庚寅罷諸路監司帥守便宜行事壬辰金右丞相石琚致仕詔以一孫爲閣門祇候琚卽命駕歸鄉里久之金主謂宰臣曰知人最爲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左丞伊喇道參政鈕祜祿額特勒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爲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

侍雖常有言朕未嘗輕信 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

奏官吏貪求民去爲盜乞先申飭續具案奏帝手詔
付棄疾曰凡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
前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
一也方盜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
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爲因循兵卒
例皆占破一聞嘯聚而帥臣監司倉庫失措三也國
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
不肖皆共知之豈待喋喋申諭耶今已除卿帥湖南
宜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
不再第有誅賞而已 戊戌金以大觀錢當五用

辛丑敕令所言絕戶之家財許給繼絕者以三千貫
如及二萬貫奏裁帝命刪之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

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裁奏
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 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過淮
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 丙午金濟南民劉溪忠謀
反伏誅 九月庚申徐存乞宮觀帝曰徐存胸中狹
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宮觀趙雄等
曰陛下知人之明臣下經奏對者輒知其爲人一字
褒貶無不曲盡帝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
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
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
心蓋兼用之 癸亥金主秋獵 丙寅敕令所言捕
盜不獲應決而願罰錢者聽帝曰捕盜不獲許令罰
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丁卯進監司及
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帝曰祖宗時取於民止二

稅而已今有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
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
取於民朕誠不忍可悉刪去帝又曰朕不忘恢復欲
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爲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敷
民間諸色錢務可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
辛未大饗明堂復奉太祖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
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
堂之祭遂竝侑焉從祀百神竝依南郊禮例先是禮
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請行明堂禮竝錄連典故一
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
以古言之太宗當宗祀今太祖太宗共一世若迭配
明堂於事體爲當神宗曰今明堂乃祀英宗如何安
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

已有此禮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攷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答曾子之問非謂夫凡爲天子皆當以其父配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爲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臣等以爲嚴父者非專謂攷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

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
且先儒爲祖爲王父則知父者不專謂乎攷也一乾
道六年李燾爲祕書少監兼權侍立官奏昊天四祭
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圜丘
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太祖嘗行大雩之禮於開寶太
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竝於圜丘獨明
堂之制皇祐二年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寧元豐元
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太上建炎二年旣祀圜
丘紹興元年卽祀明堂以太祖太宗竝配天地神祇
竝饗統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旣親祈穀七年祀
圜丘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祖宗故事近遵
太上慈訓實爲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燾因轉對
又申前請是歲遂詔禮官太常羣議而舉行之 癸

未詔福建二廣賣鹽毋擅增舊額 金主還都 冬

十月乙酉朔蠲連州被寇民租 安南國王李龍翰

加食邑封功臣號 辛卯金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

贓罪伏誅 庚子四川行當二大錢再蠲四川鹽課

十七萬餘緡 辛丑除紹興府逋賦五萬餘緡 戊

申廣西妖賊平 十一月乙卯朔帝製用人論深原

用人之弊及誅賞之法趙雄等乞宣示帝曰此論欲

戒飭臣下趨事赴功而已豈爲卿等設耶 辛酉裁

宗子試法 壬戌金改葬昭德皇后於坤厚陵諸妃

祔焉初金主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

主葬后於宛平縣之土魯原至是改葬大房山太子

允恭徒行挽靈車是日大赦 癸亥帝曰義倉米專

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

可嚴行以先降指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
諸路未盡申到故也 壬申金主如河間冬獵 癸
酉帝諭曰近蒙太上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於選德
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曰陛下不因太上賜到良材
亦未必建此堂也帝曰朕豈能辦此木植乃太上之
賜近嘗謝太上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此奉觴太上
已許臨幸雄曰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作及蒙
太上皇帝賜到木植卽建此堂此謂儉而孝矣 戊
寅右正言黃洽論賞罰必欲當理帝曰賞罰自是欲
當然朕有一言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枉矣故矯枉
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亦不正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
於猛則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然過
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

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過趙雄等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帝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譬之置器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隨時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兩語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之雄曰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 壬午詔宗室有出身人得攷試及注教授官

癸未金主還都

十二月丙戌頒重修敕令格式

己亥刑部尙書謝廓然奏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烟瘴又見攝官官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

差校副尉攝參軍助教權攝帝曰遠方用此曹權縣
細民何負可令按劾詔自今鞠賊吏後雖原貸毋
以失入坐獄官 辛亥蠲臨安徽稅百千萬緡 知
舒州趙子濛奏本州支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劬荒廢
職事帝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機務
之暇只好讀書惟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
不惑觀前古之興衰攷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
者以爲戒每見叔世之君所爲不善使人汗下幾代
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爲難以朕思
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
冥若待顯著而後治之則難矣 是月臣僚請會計
財用之數爲會計錄帝曰向者欲爲此錄緣戶部取
於州縣爲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蠲